

心香一瓣

烟火归乡 文字暖心

陈琦

正月初六，年味尚浓。新华书店人民公园店窗明几净，书香裹着初春的暖意，仿佛在迎接一位归乡的写作者。下午时分，淮南籍作家伊北，带着一身书卷气轻快地步入书店。看到自己和几位淮南老乡宗承灏、米可、黄丹丹的作品被陈列在显著位置，并点缀一个《六姊妹》的剪纸像框在侧面。被家乡读者敬重和关注，他眼中泛起真切欢喜。那是一个写作者最朴素的满足，是文字被看见、心境被懂得的温暖。对伊北而言，故乡是起点，是生活阅历的积累，是创作路上的加油站。在作家胸中，烟火气是题材，更是初心。这次，伊北受邀淮南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，与读者、观众相聚1952街区，围坐一席，畅谈创作，闲话家常。没有居高临下的宣讲，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，平和的语调，缓缓铺开文字里的岁月交织与人心碰撞。

伊北骨子里藏着深沉的平民情结。他不涉足浮躁、虚幻的传奇，只扎根人间烟火，把目光投向最普通的人、最日常的事，擅长抒怀年代情感、家长里短、柴米油盐、酸甜苦辣。而这一切，在他笔下都成了有温度、有呼吸、有心跳的故事。他像一位贴心的邻居，以融入的姿态观察生活，用真诚的笔触记录人心，且文字干净、克制、有感染力，读来如冬日暖阳，熨帖人心。这场交流，从容而轻松。伊北从小说创作谈起，言语间满是对生活的敬畏。他说，好小说不在技巧，而在真心。写家长里短，不是琐碎，是看见普通人的坚韧。写年代情感，不是怀旧，是留住时光里的温度。他的创作不刻意拔高，不刻意贬低，只是如实呈现生活本来的样子——有争吵，有谅解，有困顿，有希望。平凡日子里的小欢喜、小委屈、小坚持，被他

一一拾起，串成打动千万人的文学“挪亚方舟”。谈及剧本创作与作品改编，伊北依旧平和通透：“从小说到屏幕，文字要转化为画面，情感要落地为镜头。”他继续道，“改编不是复制，是再创作。既要守住原著的魂，也要适配影视的节奏和表现形态。”伊北的深切体会，引起与会人员的共鸣。《小敏家》、《熟年》、《六姊妹》等作品接连热播，正是因为守住了生活的底色，保留了人物的温度，让纸上烟火，化作荧屏温情。他说，无论小说还是剧本，核心都是写人，写真实可感的人，写有烟火气的生活。说到自己作品的特色，伊北坦言，他始终偏爱平民视角、日常叙事。不追宏大，不趋猎奇，只在柴米油盐里写时代变迁，在家长里短中写人性光辉。他说，淮南是我的文学原乡。淮

河的流水、老街的烟火、乡邻的话语，都藏在我的文字里。伊北写家庭，写女性，写岁月流转，写平凡人的坚守与成长，文字里有故乡的印记，有生活的肌理，更有对普通人的温柔体谅。交流中，伊北始终面带微笑，语气舒缓，娓娓道来。没有激烈表达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却句句入心。他的创作经历，像他的文字一样踏实：从生活中来，到心里去。见过人间百态，选择温柔以待。写尽世事琐碎，始终心怀善意。这份平和与真诚，正是他文字最动人的力量。相聚短暂，暖意绵长。年味未散，书香悠远。这场与文字、与故乡、与人心的相逢，如一杯温茶，清淡却回甘。一位参加座谈交流的老者动情地说：“喜爱伊北的作品。他用文字告诉我们，最动人的故事，藏在烟火人间；最珍贵的情感，源于平常日子。”

生活感悟

归乡心切年味浓

郝泽国

腊月风一吹，年味就藏不住了。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手指碰到给家人的礼物，最下面就是妈妈去年织的围巾，很柔软。心中已经回到了家乡，村口的老槐树、院中挂着的红灯笼、亲人的目光都在脑海中浮现出来。春运的人潮涌动是一种迁徙，在我看来就是回到温暖的归程。车站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。嘈杂声、轮子声、广播声混在一起变成嗡嗡的背景音。每个人脸上都透着疲惫，但眼中的那点光芒却燃得十分明亮。有的背上了给爸妈买的新衣服，有的手里提着年货，有的怀里抱着熟睡的孩子……拥挤喧闹中没有烦躁，只有一颗期盼着团圆的心，在寒冷的风里挨得更近了。上车之后，窗外的高楼大厦渐渐地变成了田野中的农舍，天空也变得开阔了。邻座的一位大叔手中握着一张车票不时地看表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快点，还能赶上家里的晚饭。”我们就聊开了，讲家乡、讲年味，在共同的期望下，彼此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。越来越熟悉的一幕，那句“近乡情更怯”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脑海中。离家的日子很忙，电话里也经常只有简短的几句。离家越近就越感觉心里慌张：怕看见父母新增的白发、怕家乡变化、更怕自己一年的漂泊没有达到父母所期待的样子。

“前方到站……”广播一响，我就紧张起来。拎着行李往车门口挤的时候，寒风迎面吹来，还夹杂着柴火和饭菜的香味。一抬头就看到老槐树下有两个人在张望。爸爸裹着厚棉袄，不停地搓着手；妈妈站在一旁，手臂上搭着我的外套。喊出声来就朝着他们跑去。爸爸接过箱子，声音里透着抑制不住的喜悦：“总算到了！”妈妈把外套披在我身上，手轻轻掠过我的脸颊，眼睛也红了：“瘦了。”院子里的红灯笼亮起来了，暖黄色的灯光照在还没融化的雪地上。炖肉的香味从厨房飘出，妈妈在灶台边忙碌着。爸爸贴春联的时候，我站在一旁托住下面的一头，看着“春归大地千山秀”这几个字，过年的感觉就落到了实处。奶奶坐在炕边剥花生，拉着我的手把剥好的花生仁塞给我：“回来了就好，团圆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夜深人静之时，窗外不时会有烟花绽放。围坐在一起吃着红烧肉、糖醋鱼、饺子……都是记忆中的情景。举杯之时，忽然觉得年味不在爆竹声中，而在团圆之中，在归途中的等待，在团聚的温暖里，在那些无需言语的牵挂中。卸下一身风尘之后，换得的是内心的平静。无论走得多远，家始终是最后的归属；不管时间过去多久，团圆依然是最初的期盼。年味就是千里之外回家的路上，一盏为你亮着的灯，那是最温暖的记忆里留下的痕迹。

凡人心迹

黄心鸟

许强强

我生在淮河以北的潘集乡下，成年后，才一步步走近淮南城区。千里淮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，一河分两岸：南岸是城区烟火，北岸是乡土田园。这便是淮南——黄心鸟生生不息的地方。这菜生于淮河两岸，承楚风汉韵，伴千年烟火，岁岁年年，滋养着一方朴实的乡人。民间常说：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。这里四季分明，瓜果蔬菜繁盛：春有新芽，夏有青蔬，秋有硕果。一到冬天，万物敛藏，但有一种菜，稳稳守着农家的菜园——它就是黄心鸟。小时候，我是极厌它的。模样生得丑，塌塌地趴在地上，外叶黑绿粗糙，像老人皱巴巴的手，半点不鲜亮。母亲总把它剁碎，混在米里一同下锅煮，烂糊糊的，没油没盐，搅上一勺红辣椒油，便是一顿饭，我扒拉着碗里的菜饭，满心嫌弃，只

觉得它土、寡淡，是穷日子里才有的吃食。年少无知，从未读懂，这平凡菜叶里藏着的，正是淮河水静静流淌、沉默不语的品格。它从不争抢。春天的菜鲜嫩惹眼，夏天的菜蓬勃热闹，秋天的菜丰盛饱满，它偏偏不与它们争一时之盛。不抢春光，不占夏旺，不夺秋实，只在万粟归仓、寒风渐起的时候，悄悄扎根、默默生长。等天地沉寂、田间空旷，它才以一身碧叶裹着金黄，点亮菜园里的生机，把农家餐桌上的空缺，一点点填满。农人待它也糙。乡下的冬天，北风凛冽，直直扑向淮河，扑向我们居住的乡间。天地一片清寒，最冷的时候，不必搭棚，不必精心照料，只要在菜畦上撒一层干稻草，它便能安然越冬。一旦下过霜，小菜园便瞬间有了灵气——清晨的白霜薄薄覆在叶上，

太阳一照，叶面亮晶晶的，像撒了一层碎钻，在寒风里闪着温润的光。霜打过的黄心鸟，外叶更厚实，心叶更嫩黄，层层包裹，如菊如玉，整个菜园都透着一股鲜活血气。经霜的黄心鸟，味道更是绝了。褪去青涩，少了粗硬，口感愈发软糯清甜，无筋无渣，愈冷愈嫩、愈霜愈鲜，是淮河两岸冬天里最地道、最难忘的一口鲜。它身具淮河庄稼人的本分——像牛一样劳动，像土地一样奉献。不抱怨土地厚重，不挑剔寒暑冷暖，在寒风里站得安稳。沉默、踏实、忍耐、刚强，生于泥土，砺于寒霜，把最清苦的季节，熬成最鲜美的滋味。年岁渐长，我才真正懂得：这黄心鸟，是天底下最厚道的菜。物美价廉，随处可见。清炒软糯，炖汤清甜，焖锅鲜香，是淮人家家冬

日里最实在的温暖。它不声不响，却撑起了一整个寒冬的餐桌；它平凡朴素，却藏着淮南人千年不息的烟火。如今日子好了，四季蔬菜应有尽有，可我最惦记的，还是故乡这一口黄心鸟。每到深冬，外地的朋友、昔日的战友，总会打来电话，别的不要，只托我寄些淮南的黄心鸟。他们说，吃过无数青菜，没有一种，比它更暖、更真、更有冬天的味道。我这才真正敬它。丑时不卑，寒而不折，贱生而贵品；不与群芳争艳，只在寒冬奉献。从前嫌它丑、嫌它穷酸，如今才懂：它是菜园里的君子，是淮河的风骨，是淮南人心里最深的眷恋。淮畔生根，长于风霜。黄心鸟长在淮河两岸，不与四季争春，只把乡思与乡愁留给人间——这就是我故乡的黄心鸟。

岁月留痕

灶糖里的旧时光

孙翊伦

故乡旧俗，腊月廿三夜里要祭灶王爷。说是腊月廿三晚间，他要上天禀报这一家子一年的光景。禀报什么呢？无非是柴米油盐，是是非非。人们便想了个法子，用极甜的糖瓜祭他，把他的嘴粘住，或是让他吃了甜头，上天“言好事”。这心思，坦白得可爱，也实际得有趣。于是，祭神的“灶糖”，便成了我们腊月里第一样实在的甜头。做灶糖的师傅，我们那一片都叫他“糖张”。糖张并不开店，只腊月里才来，在村口祠堂前的空地上，支起家伙事，一忙就是七八天。他是个黑瘦的汉子，五十来岁，话极少，脸上总木木的，唯独一双眼睛，熬糖时盯着锅里翻滚的糖浆。糖熬好后，糖张拿一根长竹筷，伸进锅里，飞快地一挑，筷头上便挂下一缕……他将筷子举到眼前，对着光看那糖浆垂落的姿态，又伸到旁边备好的一碗凉水里，“嗤”地一蘸，拿出来，那糖浆便凝住了，成了一小片薄脆的糖。接着便是最费气力的扯糖。滚烫的糖团，被糖张用铁钩子从锅里挖出来，挂在旁边一个特制的木桩挂钩上。那糖团子看着软，实则烫手得很。糖张手上早涂了厚厚一层隔热的油脂，却见他深吸一口气，抓住那糖团的两端，手臂一展，腰身一拧，便将它拉长了尺许。随

即，将拉长的糖对折，挂回钩上，再拉。如此反复，那糖便在一次次拉扯里，渐渐地变了颜色。越拉越白，越拉越蓬松，最后，竟成了润泽的乳白色，体积也膨大了许多。这时，糖张的脸色才活泛了些。他将这雪白的糖搬到早已撒好一层薄薄炒米粉的青石案板上，像揉面似的，揉搓成粗壮的长条。然后，糖张抽出一把锃亮的片刀，左手稳稳按住糖条，右手执刀，斜着“磕”下去。每“磕”一下，便有一小段糖滚落下来，因着那斜切的巧劲，糖的两头便自然形成了小小的尖儿，中间鼓鼓的，活脱脱像只小南瓜，这便是“糖瓜”了。也有切成寸许小圆棍的，那是给小孩零吃的。刚切下的糖，还微微有些软和，带着温热，断面看进去，能瞧见里面有些极细微的孔隙。糖瓜落在炒米粉里，滚一滚，便不再粘连，一个个胖嘟嘟、白生生，憨态可掬。抓一个在手里，冰凉光滑，忍不住咬一口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应声而碎，并不黏牙。家家户户都端了碗盘来请。糖张依旧不说话，只按你递上的零钱或是以物易物的几升米、几十个鸡蛋，默默地给你称上一包。我们得了糖，并不立刻吃完，总要留几个，捂在口袋里，时不时摸一摸那光滑微凉的表面，心里便满是过年的踏实。

人生百味

腊尾春头

郑凌红

岁月不紧不慢地流淌着，它永远只为等待的人停留。而我等的，或许是那个与时间并肩，看一朵云如何潇洒自如的自己。光阴倏忽，又逢腊尾，想起善于做梦的庄子。他与影子对话，折射出人生漫漫长夜中烛影摇曳的吉光片羽。当日子在平淡中放慢脚步，人们便有心念一口腊味。文人钟情于用文字记录美食。梁实秋先生对腊月吃食颇有讲究，他这样写道：真正好腊肉我只吃过一次……腊肉刷洗干净之后，整块地蒸。蒸过再切薄片。再炒一次最好，加青蒜炒，青蒜绿叶可以用，但不宜太多，宜以白的蒜苔为主。加几条红辣椒也很好……对于腊肉，有猪肉、羊肉、鸡肉、鸭肉、牛肉等，但仍以猪肉独占鳌头。旧年里老家亦颇为讲究。早早瞅准的土猪肉，抹上盐，搬来洗净的大石头压上，在大水缸里待上百余天，才有那一口正宗腊味的向往。但中国地大物博，南北民俗差异较大。腌制猪肉，多见于南方。火腿，是过年的心头好。而地道的北方餐馆作配料，绝无使用火腿，永远是清酱肉。南方湿冷，寒冬腊月里最大的期待莫过于不经意间唤起的暖意。若有腌制好的猪肉则为上品，瘦肉鲜明似火，肥肉依稀透明，佐酒下饭为无上美妙，即使年岁渐长，至今思之犹有余香。味蕾的期待千载不移，而年画则是盛开在每个国人内心的迎春花。五路财神，东南西北中，必不可绕。为了考虑周全，耐心的中国人免不了再加上西南、东北、东南、西北，成了“中央加上八方”

的九路财神阵容。乡下的长辈们，虽然那时读过高中的不多，但对年画则满怀热忱。大门上左右两边，俨然是守护家园的不二法宝。刘海、赵公明、比干、范蠡、关公等，个个如数家珍。记得有一年，当兵的爷爷在小年夜带回一个礼物，包袱巾裹着，打开梧桐木盒，里面有红包、门画、春联、福字，那些文字和图画，带给我如沐春风的文化美感，勾勒出年的味道。很多年以后，当我笔耕倦怠，或在书海里徜徉，再一次回想过往的岁月，嘴角依然会上扬，那些过往熟悉的动作、简单的仪式、却悄悄有了久别重逢的相思之情、相见之欢。也许相思只是表象，内心最希望的是一张张年画背后的寓意故事更多地被看见。腊八过后，日子过得轻车快马。一颗期盼过年的心，在华夏大地飘荡，在平凡的日子里溅起浪花，铺满人间。尽管有时候，我常常觉得无所事事，但我喜欢这份宁静带给我的思考和开始做的决定。我决定“网购”一份年味。打开手机，在网上搜索年画、灯笼、红包……这样的年货，我喜欢，也愿意花一些心思，因为透着红红的喜气。而对于民俗的工艺，更会多一些停留和注目。“扫尘练日腊三七，细竹长竿风卷疾。岁岁荒村守敝庐，家家扫净迎新吉。”翻过时间的册页，我试图在腊月里用一种宁静沐浴自己的心灵，如同在喧闹的大多数之外倒满一杯腊酒，饮酒之时着一袭春衫，杯中斟满的是对新春的期冀与幸福生活的憧憬，杯中饮下的正是我们终将回去的故乡，催动新春的奔赴！



寿州瓮城看大戏 於克满 摄

五彩地絮语

说“当下”

高旭

“当下”最好，也最美。庄子说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。”人生便是由一个个“忽然而已”的“当下”衔接而成，生命的意义与魅力也在一个个“当下”中呈现出来。没有当下，或者说，抓不住当下，领略不了当下的意蕴，人生便有可能落空，走向虚无。放翁晚年词境，常有“试思量往事，虚无似梦，悲欢万状，合散如烟”之叹。可见，虚无是泥潭，一旦陷入，难以自拔。只有从“当下”中延展人生，从“当下”里感悟生命，我们才能自明自足，自得自乐，不拘于虚无迷茫的心灵困境。“当下”虽短，但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浮生，一滴水中观江海。人生即当下，生命在当下。“当下”，表露出过去的一切。现今当下之“我”，是往昔无数当下之我的汇聚与融合。我之为“我”，就生成于这无数的当下之中。不知往昔之当下，不知我之所来所为，更难明我之将来将去。“当下”，突显出现在的一切。往者不可追，来者应珍惜。站在当下看当下之我，“我”最为真实。此我即是真“我”。不为过往之虚幻，不为未来之迷茫，

当下之我感悟着一切，也拥有着一切。一切实，一切真，一切为“我”。“当下”，展现出未来的一切。当下之我，虽非未来之我，但未来之我，根性就在于此时此刻之当下。变中有不变，不变终能成就一切。“过眼空花都看破”，我们在“当下”中发现人生的真相，洞悟生命的真义。当下给予我们过好人生的动力、品好生命的觉醒。面向当下，我们真正成为自己，一个个充满蓬勃生活力，高扬生命精神之“我”得以盎然而生，挺然而立，毅然而行……“当下”是一步一步的脚步。我们经由当下，踩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踩出坚实厚重的人生，踩出丰盛灵动的生命。“当下”可称是最伟大的哲学之镜。在此“镜”中，映射出我们人生所走的一切路来。正是在这路上，跃动起舞着世间万千多彩的生命。尽管庄子反复慨叹人之一生“忽然而已”，但我们却知：“当下”即最好，也最美，因为——抓住了每一个人生中的“当下”，便可驱驰过隙而无悔矣……



抬阁闹闹闹新春 贾文江 摄